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和之后各项决议的规定编写的,是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四次报告。本报告覆盖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的期间。报告重点叙述了对儿童的六项严重侵害行为,并提供了关于犯罪者以及发生侵害行为的背景的资料。

报告叙述了冲突各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和模式,并强调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正在恶化。报告还提出了对拘留儿童的关切。报告阐述了在处理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在索马里立法框架内以及通过制定和执行行动计划所取得的进展。

最后,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制止和防止索马里境内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并改善对他们的保护。



一. 引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和之后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规定编写的，覆盖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的期间。报告叙述了自我上一次报告(S/2010/577)以来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和模式，并概述了自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于 2011 年 3 月通过结论(S/AC.51/2011/12)以来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在可能的情况下，报告查明了对严重侵害行为负责的冲突各方。在这方面，我在 2016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最近年度报告(A/70/836-S/2016/360)附件中，列明青年党、先知的信徒和索马里国民军犯有招募和使用儿童行为。列明索马里国民军犯有杀害和残害儿童行为，青年党犯有杀害和残害儿童以及绑架儿童行为。

2. 尽管索马里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出现了重大政治发展情况，但安全局势仍然极不稳定，造成大量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多个国家和国际行为体参与了打击青年党的斗争。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还发生了涉及部族民兵的持续暴力行为，以及主要由部族民兵组成的各种地区部队与新出现的联邦州结盟的问题。这些事态发展导致局势极其复杂，对儿童产生了严重影响。

3. 监测和报告活动因安全局势、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以及与受影响人口的接触严重受限而受到严重阻碍。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索马里南部和中部许多地区仍然无法进入，因此必须指出，本报告载列的资料只是表明儿童遭到的侵害行为的严重程度。

二. 政治和安全局势以及冲突各方的概况

A. 政治和安全事态发展

4. 索马里为期八年的政治过渡于 2012 年 8 月 1 日结束，在此之前，于 8 月 20 日通过了《临时联邦宪法》并成立了联邦议会和政府。国家建设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设想通过建立地区一级的州来建立一个联邦制度。2013 年 8 月 28 日，朱巴临时行政当局成立，之后成立了西南临时行政当局、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和 HirShabelle 行政当局。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的建立导致与邦特兰以及亲联邦政府的部队与先知的信徒之间爆发冲突，造成了平民伤亡。

5.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过渡联邦政府的部队开展军事行动之后，青年党于 2011 年 8 月宣布撤离摩加迪沙。随着后来针对索马里南部和中部青年党的行动加剧，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收到了越来越多关于冲突各方严重侵害行为的报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索马里国民军和结盟民兵在非索特派团支持下，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占领了大片领土。2015 年年中，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国民军发动了针对青年党的联合军事行动，代号为“朱巴走廊行动”。随着据点

丧失，部队不断削弱，青年党对索马里国民军、非索特派团和软目标越来越多地采取不对称袭击方式，包括伏击、打了就跑的袭击、自杀式爆炸以及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这经常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的重大伤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后期，青年党将活动扩展到邦特兰。2016年3月，青年党企图向邦特兰和穆杜格大规模推进，但被邦特兰和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的部队击退。邦特兰政府报告说，其部队打死了208名青年党战斗人员，俘获了100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儿童，而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宣布，其部队打死了115名战斗人员，俘获了110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儿童。青年党尽管受到了严重挫折并失去了对重要城镇和城市中心的控制权，但大片领土和关键的运输线仍然掌握在青年党手中。

B. 冲突各方

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安全部队

6. 按照《临时联邦宪法》的规定，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安全部队由其国民军、情报机构和警察以及监狱部队组成。此外，各种实体以不同的组合开展行动，以支持索马里国民军，包括部族民兵和地区安全部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民兵和地区部队融入索马里国民军的进程已经取得进展，只是比较缓慢。由于没有关于索马里国民军的组成、结构和部署的准确概述，再加上民兵效忠的频繁变化以及部族民兵、索马里国民军和地区部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难以查明实施者。

地区部队

7. 主要由部族民兵组成的各种地区部队与新出现的联邦州和临时行政当局结盟，其中包括朱巴临时行政当局、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和西南临时行政当局的部队。此外，邦特兰和“索马里兰”还保留了自己的安全部队。

武装团体

8. 青年党脱离伊斯兰法院联盟之后，于2006年12月前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好战团体。虽然该团体的活动侧重于索马里境内的目标，但也在该区域实施了致命的袭击。青年党尽管失去了大片领土，仍然是索马里和该区域面临的主要威胁。

9. 先知的信徒是一个索马里民兵团体，控制贾穆杜格的部分地区，包括其首府杜萨马雷布。该团体于2010年与过渡联邦政府合作打击青年党，据推测是为了换取政府中的职位。不是所有的成员都支持这一举动，从而出现了不和谐局面。最近，先知的信徒各派系抵制成立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先知的信徒各派系和索马里国民军之间爆发了冲突。

国际部队

10. 非索特派团于2007年3月部署到索马里，以除其他外，减少青年党和其他武装团体构成的威胁。在编写本报告时，2016年12月，其军事部分包括来自布

隆迪、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部队。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部队虽然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4 年重新加入非索特派团，但继续在非索特派团的指挥之外，以双边方式在索马里开展行动。

11. 到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美利坚合众国也加紧了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的行动，包括为此实施空中和无人机打击。

三. 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

12. 鉴于安全局势的挑战性、报告所述期间的长度以及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在索马里全国各地普遍缺乏进出自由，本报告提供的数据仅仅反映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规模、范围、模式和趋势以及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全面影响。更具体地说，对实施者的分析从 2012 年开始，以下各节的重点是 2012 年至 2016 年 7 月期间。此外，关于绑架和拘留的各节中提供的数字涵盖 2014 年至 2016 年 7 月期间，因为仅仅从 2014 年起才掌握相关的分类数据。2012 年至 2014 年，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发现部族民兵要么与索马里国民军结盟，要么在某些情况下与青年党结盟；因此在那些类别下对部族民兵进行列报。此外，鉴于设立临时联邦行政机构的进程到 2014 年底开始加快步伐，一些部族民兵演变成地区安全部队，而另外几类部队仍然保持分离状态，在索马里国民军的外围开展行动。因此，从 2015 年起列报关于地区安全部队侵害行为的分类数据。鉴于查明实施者的过程非常复杂，无法归咎于冲突的任何具体当事方的严重侵害行为被记录为“未知/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

13. 鉴于上述前提，大多数侵害儿童的行为是在 2012 年记录的，在这一年，索马里国民军和非索特派团对青年党开展了重大联合军事行动。2013 年和 2014 年出现了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国家任务组在获准进出以便进行监测和报告方面面临挑战。在加紧对青年党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侵害行为在 2015 年再次增加，并在 2016 年头六个月飙升，超过 2013 年和 2014 年的总数，接近 2015 年的数字。

14. 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没有受到惩罚。索马里大部分地区的法律和秩序崩溃并且没有国家权威，从而加剧了这一局势。人们经常更青睐传统的司法机制，导致家庭之间用金钱解决，有时侵犯了受害者的权利，并且没有对犯罪者实施任何其他形式的惩罚。

A. 招募和使用儿童

1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实了招募和使用 6 163 名儿童(其中 5 933 名男孩, 230 名女孩)的案件;其中 30% 以上的案件(2 051 起)是在 2012 年核实的。虽然 2013 年(1 293 个)和 2014 年(824 起)出现了下降趋势,但 2015 年的数量有所增加(903 起)。2016 年上半年记录的案件数目大幅度增加(1 092 起),

比 2014 年和 2015 年记录的招募和使用儿童案件要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观察到索马里国民军和武装团体一再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模式。主要实施者是青年党，占所有经核实案件的 70%(4 313 起)，其次是索马里国民军(920 起)、先知的信徒(346 起)、地区安全部队(193 起)¹ 和未知武装分子(351 起)。还核实了非索特派团利用 40 名儿童发挥辅助作用的问题。

青年党

16. 青年党招募和使用儿童的 4 313 起案件中的约 40%(1 789 起)是在 2012 年核实的，之后 2013 年(908 起)和 2014 年(437 起)有所减少。2015 年有所增加，记录了 555 起，而 2016 年上半年则持续稳定增加(624 起)。

1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观察到青年党一再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模式，这特别是为了加强或补充在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国民军的联合行动中或在对该武装团体发动新的攻势之前遭到的兵员损失。据估计，一半以上的青年党成员可能是儿童。例如，2016 年 3 月在邦特兰俘获的青年党分子中至少有 60%是儿童。

18. 儿童接受训练并用于战斗，一些年龄仅仅 9 岁的儿童被教导使用武器并送往前线。儿童除了发挥运送弹药或做内部杂活等辅助作用以外，还被用于参加行动，包括使用爆炸装置(见 S/2015/801)。他们也被用作间谍。例如，2015 年 5 月非索特派团俘获的一名 14 岁男孩报告说，他于 2015 年 2 月和其他三名儿童一起在盖多地区的 Shonqolow 村被青年党招募，和至少 40 名 13 至 17 岁的其他儿童一起接受了三个月训练。2015 年 8 月 1 日，青年党据报在加尔古杜德地区的 Hagarey 村开设了一个训练营，据报该训练营有 60 名 9 岁至 15 岁的男孩。

19. 青年党主要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农村地区招募儿童。学校、宗教学校、清真寺和宗教活动经常是招募的地点。已经收到成立宗教学校以便进行招募的报告，在下朱巴和中朱巴两个地区尤其如此(见 S/2014/726)。教师经常被强迫招募学生。例如，2014 年 2 月 16 日，在巴科勒地区的瓦吉德区，青年党招募了四名男孩，并威胁如果学生不应征就杀了教师。还有报告说，从肯尼亚难民营的宗教学校中招募儿童(见 S/2015/801)。

20. 贫穷和缺乏机会为青年党的招募提供了动力。邦特兰当局在 2016 年 3 月俘获的一些儿童报告说，青年党主动接近他们，许诺提供教育和生计。在其他案件中，儿童被用于向同龄人施压，迫使他们加入青年党。2016 年 10 月收到的资料表明，青年党日益重视招募 15 岁以下的儿童，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更容易操纵。

21. 青年党为招募目的绑架了大量儿童。例如，2015 年 12 月 3 日至 13 日，据报告约有 150 名儿童被绑架。在这些儿童中，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对了涉及 26

¹ 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朱巴临时行政当局、索马里兰和邦特兰等部队。

名 13 岁至 16 岁男孩的资料，这些男孩是在其父母拒绝“送他们的孩子”加入青年党之后，被从宗教学校绑架并被带到拜地区的招募营地。还收到报告说，整个村庄被迫交出他们的孩子，以及年轻男孩大批从青年党的宗教学校中消失(见同上)。

22. 在针对青年党的军事行动和空袭中，青年党招募和使用的儿童是包括杀害和残害在内的其他严重侵害行为的受害者或可能遭到此类侵害，并在军事或搜索行动中遭到索马里安全部队的逮捕和拘留。

索马里国民军

23. 在整个本报告所述期间，索马里国民军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情况得到核实，2012 年有 179 起，2013 年有 209 起，2014 年有 197 起，2015 年有 218 起。2016 年上半年，索马里国民军招募和使用 117 名儿童。

24. 尽管 2012 年就签署了行动计划，但索马里国民军继续招募和使用儿童执行各种任务，包括在检查站值守和担任保镖。例如，2014 年 6 月 2 日，有人在中谢贝利地区的 Balcad 区看见一名 16 岁的男孩身穿索马里国民军制服并携带枪支。2016 年 1 月 3 日，有人在 Diinsoor 镇看见三名穿着索马里国民军制服的十几岁男孩与保卫一名高级政府官员的士兵在一起。其中两名男孩携带枪支，并数次被观察到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安全检查。

25. 还收到了一些资料，显示索马里国民军及国家情报和安全局把儿童用作间谍。这把儿童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青年党处决了涉嫌为索马里国民军或非索特派团充当间谍的儿童一事就证明了这一点。有关拘留以及杀害和残害的各节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

26. 虽然许多儿童据信是因为缺乏谋生机会和极端贫困而加入了索马里国民军，但其他儿童却是由于招募而遭到绑架。例如，2016 年 2 月 2 日，一名 14 岁的男孩在盖多区的巴尔代雷镇被索马里国民军的部队绑架，并被带到一个军营接受军事训练。更多例子见关于绑架的一节。

先知的信徒

27. 先知的信徒招募和使用儿童的大多数案件在 2013 年(111 起)和 2014 年(109 起)得到核实。2015 年的数字有所减少(40 起)。2016 年上半年有 35 起案件得到核实。先知的信徒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案件集中在其主要行动地区，即盖多、希兰和加尔古杜德等地区。

28. 2015 年初，据报在先知的信徒各派系和索马里国民军之间的战斗中使用了儿童来控制加尔古杜德地区的 Guri Ceel 镇。例如，2015 年 2 月 24 日，有人看见四名男孩前往加尔古杜德地区 Caabudwaaq 镇的 Ahl 先知的信徒基地。这些男孩报告说，他们接到征召，要支持该团体与索马里国民军战斗。先知的信徒还进行绑

架来招募儿童。例如，2014年11月19日，一名15岁的男孩在下朱巴地区的Jamaame东区被先知的信徒绑架，据报接受了军事训练。

地区安全部队

29. 2013年，“索马里兰”安全部队招募和使用15名儿童。2014年，邦特兰部队招募并使用了三名儿童。2015年，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的部队招募并使用了17名儿童，朱巴临时行政当局的部队招募并使用了3名儿童。2016年的数字飙升，朱巴临时行政当局的部队招募并使用了155名儿童(81起案件)，占有案件的一半，其次是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的部队(74起案件)。例如，2015年12月20日，一名14岁的男孩在接受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后，在盖多地区的卡巴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被朱巴临时行政当局的部队招募。这类数字之所以激增，据信是随着联邦化进程的展开，与地区安全部队的活动日益增加有关，这类活动是为了支持索马里国民军或者是他们自己采取行动。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30. 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对了非索特派团使用儿童的情况，即2012年有4名，2013年有14名，2014年有5名，2016年上半年有17名。儿童被用于履行辅助职能和在检查站值守。例如，2014年7月8日，非索特派团部队在杜萨马雷布区使用两名14岁和16岁的男孩收集柴火和准备伙食。

B. 因据称与武装团体有牵连而遭到拘留

31. 2014年2月，索马里联邦政府通过了接收和移交脱离武装团体的儿童的标准作业程序。这些程序规定，应该在72小时内提醒联合国，由非索特派团和其他联盟部队支持的安全部队关押有以前与武装团体有牵连的儿童。这些程序还规定，应在最短的时间并不迟于被拘留后的72小时内，将儿童移交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或其他指定实体。

32. 尽管有标准作业程序，但安全行为剥夺儿童自由仍然是一个重大关切问题，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对了索马里国民军、国家情报和安全局以及地区安全部队在2014年1月至2016年7月期间拘留了至少931名儿童。在军事和安全行动过程中，包括在大规模安全扫荡或逐户搜查过程中，儿童因据称与青年党有牵连而遭到俘获和拘留。已经收到一些资料，显示儿童因其家庭成员涉嫌与青年党有牵连而被拘留。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还记录了青年党剥夺儿童自由的案件。

33. 对被剥夺自由的儿童缺乏人身保护状和适当程序，一直是一个令人非常关切的问题。儿童被拘留期从几天到几年不等，却没有任何法律补救措施。在我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于2014年8月访问摩加迪沙由国际资助并合作运作的Serendi中心期间，她发现有55名儿童因涉嫌隶属于青年党或同情青年党而与成年人一起被拘留，没有经过正当程序。有一次，一名15岁的男孩说，他已经

被拘留在该中心三年了，与家庭没有任何联系。该中心的目的是在脱离接触的青年党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之前，帮助他们恢复。然而，与特别代表互动的大多数儿童不是脱离接触的战斗人员，而是在安全行动期间被捕的。

34. 国家情报和安全局已经承担了与遭到俘获或逮捕的儿童进行面谈并将他们归类为“高风险”或“低风险”类别的任务。联合国无法确定分类标准，而且没有对该局开展的进程或程序进行已知的监督。此外，对分类无法提出质疑，这导致儿童遭到任意拘留。我的特别代表在访问期间获悉，Serendi 中心接纳了被指定为“低风险”的儿童。令人极为关切的是，联合国无法确定被指定为“高风险”的其他被俘获或被逮捕儿童的命运。我非常担心这些儿童的命运，并敦促当局允许联合国充分接触在军事和安全行动过程中逮捕和俘获的所有儿童。

35. 拘留还被用作收集情报的手段，儿童被国家情报和安全局及索马里国民军用作情报线人和间谍。2016 年 7 月，在与负责调查关于儿童被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用作情报线人的指控的部长级委员会会晤期间，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收到了委员会的最后报告。报告指出，该局在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间使用了儿童，以便通过“指认”来查明青年党成员。这一点得到了我的特别代表在 2014 年和 2016 年会见的被拘留在 Serendi 中心的儿童的证实。这种做法把儿童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青年党处决了涉嫌充当间谍的儿童一事就证明了这一点。用于收集情报的儿童也极易遭到自己本社区的报复，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也受到损害。关于杀害和残害儿童一节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

36. 收到了关于被拘留儿童遭到强奸和虐待的报告。2013 年记录有 11 起女孩被逮捕之后遭到强奸的案件。2014 年 2 月，在 Beledweyne 区，一名 8 岁的女孩在第二天获释前被索马里国民军的人员强奸。我的特别代表在 2016 年 7 月访问期间面谈过的儿童，也提到在 Serendi 中心遭到虐待和多次强奸。在这方面，部长级委员会的报告证实，儿童和成年人在 Serendi 中心的拘留条件，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系统地侵犯人权的环境。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最近的报告 (S/2016/919) 佐证了这一信息。

37. 当儿童被带到法庭时，就对使用军事法庭、没有适用少年司法标准以及遵守国际义务等问题提出了关切，其中包括成年年龄，邦特兰确定的成年年龄为 15 岁。例如，2016 年 3 月，被青年党带到邦特兰的来自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 66 名儿童被俘获并被监禁。6 月 16 日，加罗韦的一个军事法庭判处 12 名与青年党有牵连的儿童死刑。他们被转移到博萨索监狱，与成年人一起关押。另外二十八名 15 岁至 17 岁的儿童于 9 月 17 日被一个军事法庭判处 10 至 20 年徒刑。26 名 12 岁至 14 岁的儿童在被监禁七个月后获释。联合国继续倡导保护儿童；报告最后一节提供了进一步详细资料。

38. 儿童还被非索特派团拘留。例如，2015 年，24 名男孩因涉嫌与青年党有牵连而被拘留，后来被释放。有一次，为了应对 2015 年 4 月 6 日青年党对非索特派团发动的攻击，非索特派团部队在下谢贝利地区的 Marka 镇逮捕了三名男孩。他们后来获释。还收到了非索特派团把行动期间俘获的儿童移交给索马里国民军及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的报告。

C. 杀害和残害

39. 2012 至 2016 年间，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实共有 3 406 名儿童被杀害和残害，其中 2012 年 732 人、2013 年 731 人、2014 年 538 人、2015 年 753 人。2016 年上半年有 652 名儿童被杀害和残害(500 名男孩、152 名女孩)。2014 年人数有所减少，2015 年(753 人)再次增加，占经核实的杀害和残害儿童案件总数的 22%。在所有被杀害和残害的儿童中，43%(1 505 人)是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为，其次是索马里国民军(949 人)、青年党(758 人)、非索特派团(108 人)、地区安全部队(30 人)、¹ 先知的信徒(14 人)、肯尼亚国防军(32 人)和不受非索特派团指挥的埃塞俄比亚国防军(5 人)、身份不明的空军部队(4 人)和美国部队(1 人)。由于安全方面的限制，获得关于各事件的资料、包括关于死亡的分类数据的工作仍然是一项挑战。

40. 大多数儿童伤亡源于交火，有时发生在索马里国民军/非索特派团的联合行动、迫击炮袭击、简易爆炸装置攻击和涉及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事件过程中。针对索马里国民军、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联邦政府官员的攻击以及针对软目标的越来越多非对称袭击也造成了儿童伤亡。例如在 2016 年 6 月 1 日，青年党在摩加迪沙大使旅馆发动了一次自杀式袭击，造成两名 16 岁和 17 岁的男孩死亡，3 名男孩受伤。由索马里国民军造成的伤亡主要发生在军事行动中或在涉及简易爆炸装置的袭击后的开枪滥射。例如 2016 年 4 月 12 日，索马里国民军的车队在巴纳迪尔州 Ceel Awmuude 村遭到袭击，国民军随后滥射还击，造成 1 名 13 岁男孩死亡。

41. 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记录了青年党为了在社区制造恐惧而公开处决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儿童。例如在 2015 年 3 月 21 日，一名 16 岁男孩因被怀疑是政府间谍而被青年党斩首。在 2016 年头 3 个月，包括 3 名女孩在内的 21 名儿童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青年党处决。2016 年 3 月 15 日，在中朱巴州 Heegan 村，一名被控为朱巴临时行政当局从事间谍活动的 17 岁男孩被行刑队处决，之后尸体被游街示众。

42. 共有 108 起杀害和残害案件由非索特派团造成：2013 年 21 起、2014 年 18 起、2015 年 52 起、2016 年上半年 17 起，主要发生在打击青年党的行动或应对袭击时的滥射过程中。2015 年案件数目激增据信与朱巴走廊行动有关。例如，2015 年 7 月，在下谢贝利州马尔卡区的两起事件中有 8 名儿童被打死。12 月 19 日，非索特派团车队在下谢贝利州的 Golweyn 村和 Mareer 镇之间遭炸弹袭击，随后滥射反击，一名 17 岁男孩和一名 14 岁女孩被打死。

43. 儿童还是美国部队以及行动不受非索特派团指挥和控制的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和肯尼亚国防军发动的空袭的受害者。例如在 2015 年 7 月 24 日，埃塞尔比亚国防军在 Tayeeglow 区和 Buurhakaba 区之间发动空袭，5 名 5 至 16 岁的男孩被打死。在一次由肯尼亚国防军造成的事件中，巴德合尔区一所宗教学校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遭到空袭，6 名男孩死亡，另外 12 名男孩受重伤。另外，肯尼亚国防军在 2016 年 3 月 24 日空袭了中朱巴州的 Farashabeele 村，一名男孩被打死，还有年龄介于 3 至 14 岁的 3 名男孩和两名女孩在家中致残。肯尼亚国防军声称他们的目标是青年党的军事训练营。在另一起发生在 2016 年 5 月 15 日的事件中，美国部队在阿夫戈耶镇郊外发动了一次空袭，之后在该地区的 Sabiid 村发现了两具尸体，包括一名 16 岁的男孩。据报告，由青年党控制的 Sabiid 村在 2016 年 5 月 13 至 14 日遭受了据称由美国部队发动的空袭。尽管美国部队加强了在索马里的空袭和无人机袭击，但这是经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实的唯一案件。

D. 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44. 经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实，在 2012 至 2016 年间有 780 名儿童遭到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其中包括 5 名男孩。2012 年(211 起)经核实的案件量占总数的 27%，而 2013 年(154 起)和 2014 年(76 起)呈下降趋势。2015 年(174 起)与 2016 年上半年(165 起)数目激增。几乎一半的案件是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为(344 起)，其次是索马里国民军(284 起)、青年党(124 起)、先知的信徒(12 起)和地区部队(11 起)。¹ 非索特派团强奸了 5 名女孩(埃塞俄比亚特遣队(3 名)、乌干达(1 名)和吉布提(1 名))。由于人们担心遭受污名化和报复，而且缺乏为幸存者提供足够的支助服务，因此涉及儿童的性暴力规模据信偏低。

45. 持续不断的战斗和不安全的局势使儿童、特别是女童容易遭受强迫婚姻等性暴力行为。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女孩面临的风险尤其大。例如在 2013 年，索马里国民军士兵和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犯下了 19 起案件，强奸了 21 名儿童。2016 年 6 月 13 日，摩加迪沙的 Alla Magan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内一名 15 岁女孩在上厕所途中被一名索马里国民军成员强奸。此案已向警方报告，但截至 2016 年 12 月仍未采取任何行动。

46. 女孩在进行家务劳动时也面临风险。例如在 2016 年 3 月 12 日，中朱巴州 Banadir Jadiid 村一名 17 岁女孩在去市场的路上被一名青年党分子强奸。

47. 强奸和强迫婚姻经常在绑架时发生。例如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巴科勒州 Quracle 村 1 名 16 岁女孩被 5 名索马里国民军士兵从家中绑架并轮奸。据报告，强奸是为了报复她的父母接受了青年党成员的求婚。她的一侧乳房被刀刺伤，被转移到摩加迪沙治疗。虽然案件已向地方当局报告，但在编写本报告时，当局仍未采取行动。在 2016 年 7 月 22 日一起涉及青年党的事件中，一名 16 岁的男孩在盖多州 Ceel Guduud 村被两名青年党分子绑架并鸡奸。

48. 关于拘留的一节中提到，儿童还在拘留期间被强奸。

E. 袭击学校和医院

49. 共核实了 235 起袭击学校和医院的事件。由于无法进入受冲突影响的地区，阻碍了对所报告事件的核实。虽然关于学校和医院遭受袭击、用于军事目的和以安全为由逮捕教师的数据通常单独分列，但由于报告期延长，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未能提供分类数据。因此，所列报的数字还包括学校和医院用于军事目的以及以安全为由逮捕教师的案件。

50. 在针对学校的共 195 起袭击事件中，有 33% 经核实发生在 2012 年(66 起)，2013 年(54 起)和 2014 年(18 起)呈下降趋势。2015 年(24 起)和 2016 年(33 起)再次上升。在 2016 年头 6 个月，此类事件急剧增加，超过了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年已核实的事件数目。过半的案件(112 起)是青年党所为，其次是索马里国民军(60 起)、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15 起)、非索特派团(4 起)、先知的信徒(2 起)、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局部队(1 起)和肯尼亚国防军(1 起)。与索马里国民军有关的案件涉及将学校用于军事目的和以安全为由逮捕教师。

51. 学校在冲突各方之间的对抗中被毁并遭到抢掠。教育工作者遭到威胁、杀害和拘留。例如在 2016 年 2 月 25 日，巴纳迪尔州 Caga Dhiig 村一所宗教学校被青年党针对总统官邸的迫击炮弹击中而被毁。3 名男孩被打死，两名男孩和 1 名女孩致残。

52. 此外，青年党干扰了数百名儿童的学习，并分发了圣战小册子。例如在 2014 年 10 月 27 日，青年党分子袭击了中谢贝利州 Aadan Yabaal 区一所古兰经学校并发表长篇大论，干扰了 125 名学生的学习。如上文所述，青年党还利用学校进行招募活动。

53. 学校也被用于军事目的。例如在 2015 年 11 月，索马里国民军使用了拜州 Diinsoor 镇两所据信有 500 名学生的小学。在编写本报告时，索马里国民军仍在其中一所小学。

54. 2012 至 2016 年间核实了 40 起袭击医院的事件。这些事件既包括诊所和保健中心在战斗期间受到损坏，也包括医疗用品和设备遭抢掠以及医院被用于军事目的。有 30% 的事件经核实发生在 2012 年(12 起)，2013 年(11 起)、2014 年(5 起)和 2015 年(5 起)呈下降趋势。2016 年头 6 个月期间案件数目飙升(7 起)，超过了 2014 和 2015 年各年核实的案件数目。近半数案件是青年党所为(16 起)，其次是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14 起)、索马里国民军(7 起)和非索特派团(3 起)。在 2015 年 12 月 23 日的一起事件中，索马里国民军部队抢掠了巴科勒州 Garas Weyne 镇一处妇儿保健设施里所有的药品。在另一起发生在 2016 年 3 月 16 日的事件中，青年党袭击了一个警察营地，Afmadow 医院在交火中被部分摧毁。

55. 非索特派团发起了 7 起袭击学校和医院及将之用于军事目的的事件，分别为 2012 年 1 起、2014 年 2 起、2015 年 2 起、2016 年 2 起。例如在 2014 年 10 月 2 日，非索特派团部队猛烈炮击青年党，Ceel Garas 镇一所宗教学校被毁。在用于军事目的的其中一起案件中，非索特派团部队在其基地遭到青年党袭击后，从 2016 年 1 月 20 日起连续 6 天使用盖多州的 Ceel Adde 中学。2015 年非索特派团针对医院的袭击也涉及抢掠药品。例如在 2015 年 8 月 1 日，非索特派团部队抢掠了加尔古杜德州 Ceel Laheley 村 Huda 药店的所有药品，导致该药店倒闭。

56. 关于杀害和残害儿童的一节曾提到，2015 年 7 月 21 日，不受非索特派团指挥的肯尼亚国防军向盖多州 Baardheere 区 Jungal 村发动空袭，一所古兰经学校被击中。在这次空袭中，6 名男孩死亡，另有 12 名男孩受重伤。

F. 绑架

57. 2014 至 2016 年间核对了 1 023 起绑架儿童事件。与 2014 年(133 起)相比，2015 年(523 起)的数目激增。仅在 2016 年头 6 个月便核对了 367 起绑架事件。超过 85% 的绑架事件是青年党所为(873 起)，其次是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123 起)、索马里国民军(25 起)和先知的信徒(2 起)。

58. 绑架主要用作一种招募手段，2015 年数目激增与开展朱巴走廊行动有关。例如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中谢贝利州 Aadan Yabaal 镇有 13 名 14 至 17 岁的男孩在踢足球和围观时被青年党绑架。2016 年 3 月邦特兰当局俘获的儿童中有几名报告称，他们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被青年党绑架并被乘船带到邦特兰。在 2016 年 2 月 28 日发生的一次涉及索马里国民军的事件中，一名 16 岁男孩在盖多州 Maganey 村的足球场被索马里国民军绑架并送到摩加迪沙受训。6 月 8 日，3 名 15 至 16 岁的男孩在巴科勒州 War Dhujiiiley 村一所宗教学校被索马里国民军部队绑架，并带到 Rab Dhuure 镇的营地接受军事训练。

59. 绑架事件也与强奸、性暴力和强迫婚姻有关联。

G. 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60. 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对了 76 起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事件，影响了向儿童提供援助。人道主义准入在整个 2012 年尤其艰难，事件数目(31 起)比之后每一年的数目(2013 年 10 起、2014 年 15 起、2015 年 12 起)都要高出一倍多。2016 年上半年核对了 8 起案件。大多数事件是索马里国民军(24 起)、青年党(24 起)和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24 起)所为，其次是先知的信徒、邦特兰、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和朱巴临时行政当局的部队(各 1 起)。

61. 持续的军事行动和高度动荡的安全环境使人道主义准入受到严重限制。此外，青年党对供应路线和战略城镇的封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官员的妨碍式“监管”和苛捐杂税以及把援助政治化，均是阻碍人道主义准入的关键挑战(见 [S/2015/801](#))。在 2016 年 6 月 23 日发生的一次事件中，索马里国民军士兵得知只

有确定了身份的受惠人才有权得到食品后，朝巴纳迪尔州 Wajer 一个食品分发点开火。至少 5 名儿童受伤。

62. 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被杀害、受到人身威胁和被绑架。例如在 2015 年 4 月 20 日，青年党在邦特兰的加罗韦发动了自杀式袭击，包括 4 名儿基会工作人员在内的 17 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被杀。

四. 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方面的进展情况

A. 在立法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

6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索马里联邦政府加强了立法框架以保护儿童。例如《联邦临时宪法》把儿童定义为未满 18 周岁的人。尽管在撰写本报告时，招募和使用儿童尚未被定为刑事犯罪，但《联邦临时宪法》第 29 条载有具体规定，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包括儿童有权不被用于武装冲突中。宪法还规定，只可在万不得已时，在有限的时间内、在适当的条件下拘留儿童。这些条款尚未得到执行。

64. 在联合国倡导下，索马里于 2015 年 10 月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早些时候，2014 年 3 月，索马里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里面包含涉及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儿童的条款。联合国也继续倡导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15 年 10 月，索马里核可了《安全学校宣言》。

65.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索马里尚未把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纳入国内法。《联邦临时宪法》和邦特兰地区宪法之间关于儿童的定义依然存在法律上的含糊不清之处。邦特兰地区宪法把儿童定义为未满 15 周岁的人，与《联邦临时宪法》和《儿童权利公约》相悖。这导致有儿童因据称与青年党有关联而在邦特兰被拘留，有时与成年人关押在一起并被处以重罚，有的还被处以死刑。

B. 通过并实施两项行动计划

66. 2011 年 11 月我的前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访问索马里后，过渡联邦政府于 2012 年 7 月 3 日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制止和防止索马里国民军招募和使用儿童。2012 年 8 月 6 日签署了第二份行动计划，制止索马里国民军杀害和残害儿童。索马里联邦政府随后核可了这两个行动计划。

67. 上文曾经提到，索马里联邦政府于 2014 年 2 月通过了接收和移交脱离索马里武装团体的儿童的标准作业程序。2014 年 5 月 27 日，国防部在总部设立了儿童保护股，协调在行动计划框架内制定的各项活动，并在索马里国民军将儿童保护纳入主流。此外，2016 年，索马里国民军防务部队副首长就军队招募政策发布了一项总参谋部命令，指出个人必须年满 18 周岁才能参军。虽然这些措施都是

积极的步骤，但仍有大量儿童继续被索马里国民军招募、使用、杀害和残害，并且并未对施害者采取纪律或司法行动。

68. 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与欧洲联盟索马里培训团和非索特派团协作，对超过 9 500 名索马里国民军士兵进行了儿童保护训练。还向 2 045 名非索特派团指挥官和军官提供了儿童保护培训。

69. 2014 年成立的流动筛查小组由联合国、非索特派团、欧洲联盟索马里培训团和索马里国民军组成，筛查了 4 278 名索马里国民军士兵和 200 名警察。2015 年 6 月 8 日，流动筛查小组在基斯马尤检查了 1 096 名主要来自朱巴临时行政当局并准备编入索马里国民军的民兵。其中发现了 36 名儿童，并将他们转介给了儿基会。然而，确保有系统地检查各部队的可持续机制仍有待建立。

7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4 260 名儿童(3 328 名男孩，932 名女孩)从联合国支助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重返社会服务中获益，包括社会心理援助、“返校”支助方案和职业培训。

71. 尽管取得了进展，差距仍然很大，需要持续努力以充分执行两项行动计划，包括将招募和使用儿童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发布命令禁止和制裁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为及其他严重侵害行为，并对部队进行系统筛查。缺乏对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问责以及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也需要加以解决。

C. 宣传

72. 联合国系统地向冲突各方进行宣传，以终止和防止严重的侵害行为。2014 年 3 月，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和儿基会启动了“儿童不是士兵”宣传运动，目的是到 2016 年终止和防止政府部队在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索马里是其中一个涉及的国家。

73. 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在 2014 年 8 月访问索马里期间，关切地注意到关押在 Serendi 中心的 55 名儿童的状况，并呼吁立即把他们移交给联合国支助的重返社会方案。经我的特别代表与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的不懈宣传，64 名儿童于 2015 年 9 月被移交给摩加迪沙的地方儿童保护伙伴。

74. 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的参与，还使在希兰州贝莱德文 Hiil-Walaal 中心内已确定身份的 15 名儿童以及 2016 年 3 月由贾穆杜格临时行政当局部队俘获的 43 名儿童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和 2016 年 5 月移交给地方儿童保护伙伴，以便重返社会。一名男孩被移交给了居住在加勒卡约的母亲。

75. 与此同时，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率先与邦特兰当局讨论其部队于 2016 年 3 月俘获并因据称与青年党有关联而予以拘留的儿童的问题。获得进出许可后，任务组初步确定了 66 名儿童的身份。有 12 名儿童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转移到博萨索，与成年人一起关押。最终年龄评估确定在这 12 名儿童中，有 3 人年满 18 周岁，其中 1 人因精神残疾仍将被视为儿童。

76. 在 2016 年 7 月第二次访问期间，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会见了在邦特兰被拘留的儿童。她规劝邦特兰当局不要处决儿童，推翻死刑，并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与家人团聚。她敦促联邦和州当局迅速解决现有法律中关于儿童定义的含糊不清之处，并将索马里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纳入国内法。邦特兰当局保证 18 岁以下的儿童不会被处决。我的索马里问题特别代表和儿基会索马里问题代表在与邦特兰总统接触时表达了同样的关切。我已亲自向索马里联邦共和国总统发出呼吁，并强调涉嫌与青年党有关联的儿童本身就是受害者，应当作为受害者对待。尽管 28 名 15 至 17 岁的儿童于 2016 年 9 月 17 日被加罗韦一个军事法庭判处 10 至 20 年监禁，但邦特兰当局同意释放另外 26 名 12 至 14 岁的儿童。2016 年 10 月 5 日，这些儿童被移交给摩加迪沙的地方伙伴以便重返社会。在编写本报告时，在撤回死刑或被判重刑的儿童的命运等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

77. 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在几个场合会见了非洲联盟和非索特派团的领导，对严重侵害行为提出关切。她敦促非索特派团对报告和指控进行调查，并确保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她呼吁他们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出现侵害行为，并充分执行 2014 年部队指挥官关于在行动期间和之后保护儿童权利的指令。我的特别代表主张，非索特派团在其部队每次俘获儿童并移交给索马里国民军和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时，应系统地提醒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注意。

五. 意见和建议

78. 2015 年以来，索马里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规模大，性质严重，且越演越烈，这令我深感不安。我特别感到震惊的是青年党招募、使用和绑架儿童的程度，尤其是儿童可能占青年党部队的一大部分。我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严重侵害行为，防止未来发生此类行为，并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

79. 我感到鼓舞的是，索马里联邦政府在努力执行 2012 年签署的两个行动计划，并强烈敦促他们加速执行计划，包括把招募和使用儿童定为刑事犯罪，发布命令禁止和制裁招募和其他侵害行为，并实现部队筛查的系统化。我呼吁捐助界通过提供资金等方式，支持及时和有效地执行这两项行动计划。

80. 我欢迎索马里批准《儿童权利公约》，这是加强国家法律框架的一个果断步骤，并大力鼓励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我敦促联邦和州两级当局迅速把索马里根据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纳入国内法，并解决现有法律中关于儿童定义的含糊不清之处。

81. 索马里国民军/非索特派团联合行动以及在索马里开展双边行动的各方的空袭等造成儿童遭受杀害和残害，数目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对此我深感关切。我敦

促冲突各方履行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制定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武装冲突对平民、尤其是儿童的影响，并确保问责。

82. 我敦促索马里以及国际伙伴确保所有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及安全部门改革考虑到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权利、具体需求和保护问题，并确保加强现有的各项审查机制。儿童的释放和重返社会必须尊重正当程序，符合国际法和各项标准，并优先考虑维护儿童最大利益的备选办法。我呼吁会员国和捐助界支持儿童的释放和重返社会，同时给予应有的注意。

83. 我欢迎释放被拘留在 Serendi 和 Hiil-Walaal 中心的儿童以及在贾穆杜格被俘获的儿童，并将他们移交给儿童保护行为体。然而，违反适用的国际法以及接收和移交脱离武装团体的儿童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国家安全罪名拘留儿童的规模之大，性质之严重，令我深感不安。我非常担忧的是，缺乏对被俘或被捕儿童进行分类的明确界定标准，国家情报与安全局也缺乏这方面的程序监督。因此，我敦促索马里联邦政府确保更大的透明度和正当程序，向联合国提供有关被标为“高风险”的儿童的命运的相关信息，并避免进一步伤害他们。

84. 我还震惊地注意到，拘留被用作开展情报行动的一种手段，反恐活动利用儿童作为间谍。儿童不仅面临近期的危险，他们重返社会也受到影响。我感到鼓舞的是，联邦政府愿意解决这一特别可怕的问题，我敦促他们把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首先视为受害者，把保护儿童的最大利益和国际保护标准作为指导原则。

85. 我欣见 2016 年 10 月 5 日，邦特兰当局释放了因据称与青年党有关联而被拘留的 64 名儿童中的 26 名，并将他们移交给联合国。然而我深感关切的是，儿童因据称与青年党有关联而被判死刑或重刑。我敦促邦特兰当局撤销死刑和判决，迅速协助释放儿童，并继续与联合国和捐助界一道努力，支持重返社会方案以及儿童与家人团聚。

86. 普遍存在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不受惩罚现象令人严重关切，我敦促索马里联邦政府通过调查和起诉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施害者等方式，迅速解决缺乏问责的问题。我呼吁捐助界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帮助联邦政府努力加强司法和法治机构。

87. 我要向作出努力与牺牲的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安全部队官兵致敬。我敦促非索特派团和非洲联盟调查关于其部队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报告和指控，并确保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在这方面，我强调在给非索特派团提供支助时必须充分执行人权尽职政策。此外，我请非索特派团完全执行关于保护儿童权利的部队指挥官指令，并遵守索马里联邦政府签署的上述标准作业程序。我呼吁非索特派团每次俘获儿童并移交给索马里国民军和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时，便系统地提醒联合国注意，确保能就那些儿童的境况采取足够的后续行动，并确保对他们的保护。